

常有人问我,退休后在家干啥?除吃饭、睡觉之外,其实也就是读书和写点东西而已,以此打发时光,不知不觉快两年了。

我有一间小小的客厅,东面有一扇窗,每当阳光照射进来,满室亮堂。这是我一天心情最愉快思绪最活跃的时刻。沏上一杯茶,坐在窗下桌前看书,早先买来的那些书,有许多未曾读过,现在正好拿来翻阅,做些读书笔记。总感到连看也不看就处理掉,实在有些对不住它们。如果有什么好的构思,赶紧敲打键盘写进电脑。有时也发送些文章去投稿,能被采用自然高兴,没有的话继续努力,聊以自娱自乐。

小时候总觉得人生的路漫长而又遥远,黄河远上白云间,山长水远路多花。现在回头看去,却不免叹息人生的短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懵懂稚拙、寒窗苦读、青涩单纯、满怀激情和理想,到踏入社会后的奔波与匆忙,其间夹杂着种种酸甜苦辣,是非恩怨,沉浮得失,敲打锤炼,像一块受到江水不断冲刷的石头,渐渐地内敛圆润成熟。一路走来,有过几分艰辛,有过几分努力和耕耘,也有过几分幸运,终于有了几分收获。自己并非一贯正确,特别聪明能干,别人也不见得总是错误,尽是些酒囊饭袋。走着走着,也就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生命是一种太好的东西,不管你怎么用都是一种浪费。

一到退休,工作压力没有了,生活负担减轻了,名利思想淡薄了,人也活得更加潇洒了。拿着一份退休工资,有着一个

还算健康的身体、一个不错的家庭,又能干些自己喜欢和力所能及的事,这些因素都见证着人们日常所讨论的有关幸福的话题。在闲暇发呆时,在夜半梦醒时,我也常会回想起过去的那些点点滴滴,尤其是别人给予过的帮助和友谊,一定得永远珍藏在心底。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每个年龄阶段的人有着不同的生命特征和情感体验。人总是要老的,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人老了,各项生理功能会退化,活动能力会下降,社交范围会缩小,病痛也会不时地来侵扰,很多人家又是独生子女家庭,假如小孩又不在身边的话,难免会有些孤独的感觉,这也是无奈的事。及时调整好心态,保持情志平和,找到适合自己的排遣孤独寂寞的方法相当重要,从某种角度讲,养生首先是养心。

目前,我国的老齡化趋势加快,老年人口每年以庞大的数量递增,养老问题正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固然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基本保障,老年人自身也要加强自我保健自我保护意识,尽可能地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

阳光照进窗户来,这既是来自大自然的温暖,也有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爱。我也通过窗户观察着外面世界的变化,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和煦的春风、炎热的夏日、金色的秋意、寒冷的冬雪都曾来过,又一一转身离去。岁月和生活就像一条流淌的河,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年复一年。在阳光的相伴下,我以闲适的心情安度晚年。

### 阳光照进窗户来

邵祖新



### 农场天地大

陆华芬

夏天,一场冲天大火烧了用油毛毡与毛竹搭建的窝棚。开头还都紧张兮兮地怀疑是“阶级敌人”放的火,后来经查是电线老化走的火,大伙儿都松了一口气。才搭了半年不到的窝棚,电线就已老化?不由得人不往坏的方面想。其实那是老天爷捣的鬼。这种简易窝棚,与瓜田老农看瓜搭的相差无几。门框就是一根圆形的毛竹扎的,缝隙儿大。冬天是门外北风呼呼地响,门里轻轻瑟瑟地抖。夏天,房顶上太阳辣辣晒,房内热浪滚滚滚。因祸得福,没过多久我们便搬进了新建的二层楼砖瓦房。我想许是老天爷心疼咱吧!我的下铺也随之换了人。从此,一个叫张红妹的与我搭伴。她是苏北人,修长的身材,一张清瘦的脸上嵌着一对双眼皮的大眼,挺挺的鼻梁,就是说话有些口齿不清。于是个别调皮的男生就开起了她的玩笑,模仿她说话的样,欺负她。而她可没王融那么大的气量,她会凶巴巴地还击。看她那个气势,又有人给起了外号,说是像《水浒》中的“母大虫”(即“母老虎”)。就此,“大虫”变成了她的大名。女生中也有些人看不起她。不过,我没叫过她外号,也没看不起她。相反,我对她还特别心存感激。因为在农场,只有她经常地来接我挑的担,还时不时地帮我洗些衣服。尤其是在我出了车祸后,是她在我身边照顾我。这让我此生甚为铭感,也让我对苏北人从此有了好印象。

回首往事,感觉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地学习、悟道、修行。从前以为修行只是僧人们干的事,于己无关。实则不然,比如对于“适者生存”的感悟与有意识的修行,早在农场的时候就开始了。刚到农场时,自己由于太实心眼儿了,一下子很难适应环境;干农活没有一项是强项,尤其是从秋收以后直至春播之前,大部分的活都是挑担。这可真正要了我的命。挑的东西装少了,要遭排长的白眼;装多了,又实在挑不动。很无奈,由此衍生出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想法:想想你们这种小人,得志便猖狂,要在从前哪能和我比?现在算我倒霉,不过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么想着,倒仿佛得着了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暂时地平衡了一下心态。可这又如何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呢?于是我就着重观察平时干活比较轻松的几个人,当然干得最巧妙的还是非陈永芳莫属了,她清亮的嗓音,宛如振玉;中等个子,杨柳细腰;移步轻盈且谈笑自如。她是个精明的人儿,不管是耙地松土,还是除草、摘棉花,都能身轻如燕、疾走如飞,永远冲在全排的最前沿,而且尚能有余暇闲谈。相形之下,自己也太太不灵活了。那时,没有人计较你地里的棉花摘多少?田里的草除多少?毕竟种地不是绣花。看出了门道之后,出工时我便与她搭伴。昨日谜面:开心之旅(二字剧团称谓)

### 今宵打谜

黄玮华 田园交响曲 (旅游项目)

昨日谜面:开心之旅(二字剧团称谓)

谜底:乐师(注:旅、师,别解为军队)

5年前的10月8日凌晨,谢晋,这位生命始终被激情燃烧的电影大师,独自一人躺在家乡上虞的怀抱里,静静地沉睡了。噩耗传来,我不相信!因为没有任何征兆让我相信!前不久参加电影界的活动,我还见到了他,尽管,年初爱子谢衍的病逝差点把他击倒,他面容略显憔悴,神态有些疲惫,但他依然还是那么魁伟那么充满激情。他的生命怎么会这么快就画上句号呢?我希望这是一则“愚人节”的玩笑。然而,当我接到集团领导电话,我真的懵了。所有的假设和猜测顷刻间都化作了泡影,悲哀滴着血咬着我的心。

我和集团办公室主任立即驱车直奔上虞。一路上,我沉默寡语,无尽的思绪拉着我去追寻我所知道的谢晋的点点滴滴,一幅幅画面在我眼前掠过,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他的睿智敏锐、坦诚直率,他的热肠侠义、幽默风趣,都清晰地闪烁着在这些画面上。谢导的突然离去,使原本沉浸在春晖中学校庆欢乐氛围中的上虞市,笼罩着一片紧张不安、悲哀

### 送谢晋

许朋乐

沉郁,听说上海来人,市里四套班子的领导早早就聚集在医院等候。我们一下车就直奔会场,没有寒暄,没有礼仪,开门见山就提出希望了解谢晋离开上海到上虞、从校庆大会到就餐饭店直至回宾馆客房的整个流程的细枝末节。于是循着时间的脉络和谢晋离家后的足迹,从登上接他来上虞的大巴开始,所有相关人员都循序认真回忆了每个节点上谢导的所作所为。纵观谢导在上虞的整个行程,没有发现丝毫反常和异样,尤其是我与许多同志担心的关于谢晋饮酒多少的问号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和谢导一起用餐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五个人只喝了一瓶黄酒,尽管谢导喝了将近一半,但对一位具有两斤茅台酒量的“酒仙”来说,这点酒真可谓“湿湿嘴,毛毛雨”了。参与抢救谢导的医生给出了“心源性猝死”的结论。我想,这一切还是归咎于爱子谢衍的离去。难以割舍的父子亲情让悲痛欲绝、心力交瘁的谢导,在冥冥之中选择了去寻觅谢衍的不归路。

在完整摸清情况以



《护士日记》对年轻人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故事。现在好多年轻人,把那些过于渲染的事和话给出一个好听的新辞——编故事。但《护士日记》里年轻人的故事,可不是编的,可以用一个新辞来概括,叫“奉献”。

### 《新护士日记》

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

我年轻读过好多书,很艰涩的钱穆、顾颉刚、王国维的书读了一卷又一卷,但在我爱读的电影剧本中,《护士日记》却一直影响着我。现在网上有经典老电影,我常看《护士日记》这部电影。它的情节很简单,王丹凤演得出奇的真情。为什么至今人们还是那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都被它感动过。当下闯荡南北的人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也大不如前。难道我们现在就不能真情点,单纯点了?看了这部经典老电影,总觉得我们应该“年年春天来这里”。时下,翻拍经典老片的很多,能否再拍一部《护士日记》或它的续集?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新护士日记》吧。前年我特意去看了作者艾明之,把我这个设想讲给他听。他快九十了,对着我点点头。

某日,穿着山清水白的妻子竟然像抱小孩似的抱回一只小狗,体重只有4斤,眼睛却大得像葡萄。它陌生地瞪着你,好像说: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妻子说它是长毛吉娃娃,2岁了,还亲昵地叫它“宝宝”。

初来的几天,让你不堪忍受:它不要你碰,否则就像啄木鸟一样啄你的手,龇牙咧嘴地发出逼人的“吼吼”声。它还偷偷地溜到书房里拉撒。更甚的是它半夜里“喳喳儿”地叫。我和妻子只得轮流起床训话,我甚至用指关节请它吃“栗子”。但没用,训它时它装得很老实,趴在窝里一动不动,你离开不久它又开始了,弄得你不得安睡。

养狗的同事安慰妻子:好好待它,会好的。于是我们对它和颜悦色,给它吃好穿好睡好,还带它到大草坪上玩。没多久,它果然变乖了,不良习惯也改了。让人惊奇的

同事之女从小懂事,成绩一直优秀,高考考上香港免费生,然后硕士毕业,留港工作,现在香港一金融公司做操盘手,年收入近百万,让亲友及知情者羡慕无数。但最让我羡慕的是:她至今每天给父母打一个电话。这也是她父母感到最幸福的地方。对比之中,她让我等既做父母同时又做子女的感叹不已。

### 多给老人打电话

何鑫渠

原来他家住一楼,邻家母亲住内房,天井有墙。她6点醒来,忽觉房门锁打不开,想了许多办法,也不能打开。老人不愿麻烦人。哪知8点一过,邻居都上班去了。她呼喊,外人听不见,此时可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老人家甚至忽闪“今天就要饿煞”之念。至中午,见楼上邻居有人归而晾衣,她疾呼之,并用竹竿挑钥匙举到二楼窗沿,请邻居拿好钥匙来开她家大门,再请锁匠开内门……

此事震惊一场,体现了远亲不如近邻之常理。但邻居感叹道:家里人也就偷懒了一下,不想就发生了意外之事。老人身边最好有人陪着;实在有困难,多打电话不失为关心老人的一种最方便的方法。我们羡慕同事女儿的成功,但更赞赏成功了的女儿每天给父母的一个电话。我们不一定能年赚百万,但我们都能做到每天给老人一个电话。关心父母,关心老人,那就多给老人打打电话吧!

后,我提出要亲眼见见谢导,因为我的心还没有彻底放下。在院长的带领下,我们抄小道七拐八弯摸黑来到一间临时安放谢晋遗体的办公室。门一打开,我的心骤然间悬了起来,一丝凉意袭来,我头皮一阵发麻,冷不丁突然大喊了一声:“谢导,我们来看你啦!”我真指望这一声能唤醒沉睡的谢导。仄仄的空间,昏暗的灯光,谢导安详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我弯下身,专注地端详着那张非常熟悉的脸,那紧锁的眉宇凝结着悲哀和愁苦,青黑色嘴唇隐藏着疲惫和憔悴,我凑近使劲嗅了一下,没有一点酒气。我又轻轻地撩起被子,仔细观看了他的身子,没有任何受到撞击的印记。我这么做是希望用我的眼睛验证那份最后的结论,彻底驱散酒这个劳什子给我留下的阴影。然而,正是这短暂的探视让我们倏然间产生了带谢晋回上海的念头。因为尽管时值十月金秋,但气温依然较高,我担心这会直接影响到谢晋遗体的保存;再说,谢晋是上虞的,更是

上海的全国的,他的后事说什么也应该在上海举行。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上虞的领导,我担心他们会拒绝,理由很简单,移动尸体是违规的。但是他们理智的,很快答应了,只是提出在遗体移走前,让他们举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主意已定,我们即刻向上海有关方面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立即通过民政局在龙华殡仪馆做了周密安排,设置了专门灵堂等待谢导返回。就这样,在秋风低声吟唱中,在群星注目的夜幕下,我们怀着悲痛陪着谢导,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情牵魂系、铸就了他一生辉煌的上海。那天,回到家已经很晚,但我毫无睡意,躺在床上,朦胧中我发现遥远的天穹有一颗星星特别亮,我感觉那就是谢晋,一位永远闪光的电影大师。

妻子的手,眼眶里分明噙着泪花。难怪妻子说,宝宝是她的小棉袄。宝宝不喜异星,好像很势利,看到衣服褴褛的拾荒者就对他汪汪叫。碰到走路一瘸一拐的人,它也汪汪叫,也许它在想:你这个人走路怎么这副怪样子!宝宝很顾家。师傅上门修空调,它趴在边上盯着,等空调修好,师傅伸手拿钱时,它突然狂叫起来。它一定在想,你怎么拿我家的东西啊!师傅笑着说:“依迭只小东西门槛满精格,只进不出。”宝宝也有缺点,就是和小区的三只小狗打架。每次都是它主动,闪电般地冲上去,因为声势足、叫声大、动作快,所以往往占上风。观者说:“迭只小模子哪能介棍棍!”文载同性相遇要打架,然而非也,宝宝和其他同性很友好的,让人费解。

